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二十九

元 吳澄 撰

序

送崔知州序

朝列大夫知新淦事崔侯文質予初見之於京師一見雖未交談已識其為才吏未幾予移疾還家而侯適治新淦予所居視新淦為鄰閭侯之政如神明人為予言

其令如疾風之偃草其威如迅雷之破柱差役均而樂歲民得以安生賑救廑而歲凶民得以免死既而官滿受代淦之民士作詩以頌美之者成巨編侯其何以得此於人哉吾門之徒夏志道與侯為婚姻家録士民頌美之辭請予序其卷首吁才之難久矣如侯之才世不多得也淦之著姓曰鄧曰鄒予之舊交侯與之極厚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此孟子之所以為政而侯有焉夫侯以才吏而有志於儒術予以腐儒而亦有志於吏事今

侯屢底績而予老不能有試儻予生爲新淦之民得如鄧如鄒而與交際以予迂闊之見濟侯精敏之能譬猶鹽海五味之和美調適衆口而嘗者靡不悅而侯赫赫之譽必倍蓰於今日惜哉予之不與侯值也雖然憐才而樂道人善者吾意也以侯之才以侯之政而淦士民之頌美若是安得不樂道之以嘉其既往而又以勉其方來也哉侯名顯祖齊人其仕之所歷在內服在外服俱有聲稱若新淦之政則予所親聞者也

送四川行省譯史李巖夫序

予幼聞先達長者云仕宦之人於交代官有子孫雲仍之好於同僚官有兄弟手足之情葢言其恩義之愈久愈深至親至昵也隴西李仲淵襟懷軒豁意氣慷慨是非可否纖芥無閉藏昨為集賢直學士予忝與之為代令為翰林侍讀學士予又與之為僚共處數月其情好深厚真有如先達長者之所云者令子師尹承家訓負時才精於國語習於國字口宣耳受指畫目别如水之

注下如火之照近沛然瞭然略無停滯雖處之陰山天大漠之北與其種人未易優劣也嘗以其學教授于南甸路復以其能譯史丁雲南省隨父客京念母在蜀曠晨昏之禮思切切不置公朝體人子之心發充四川行省譯史以便養母而命其弟留京侍父去往之間兩得其宜矣以予之於其父如兄弟也告別而後行予視之如子然其可無一語以遺之哉子之往也恭順以奉慈親於內忠謹以事官長於外名聲將日起祿位亦日進

矣予也老病無所用於世頼而父翼衛以苟容於斯子年少才敏力强志鋭其以而父之奮發就事者自勉而以吾儂之巽愞瘝官者自警可也夫能為人子斯能為人臣達官非子其誰乎師尹之字曰巖夫

送申屠子迪序

昔御史申屠公清名峻節偉然有聞於世子迪其第四子也勤學謹行以增崇其家聲其未仕也僑寓淮土訓授生徒蕭然如寒士略無外慕意其既仕也從事於憲

府從事於省部綽綽有美譽進治簿書退玩經史雖公務糾紛而吟詠不廢其資其識兩皆不凡亹亹議論累累著述往往可聽可觀充其所到應非小成而止今往掾江西行省而徼予贈言噫予言虛言也已有實學有實行奚以人之虛言為雖然予其可以遂默而無言哉凡仕於下位者其上有長焉長之心不能必其一一與屬同也為之屬者如之何亦惟循理守法而已爾理法天下所同也其孰可以立異者乎如或未同則積誠致

敬以感悟之可也感悟之機甚神感之而應悟之而通殆如雲翼之翔順風川鱗之永清波也夫如是豈惟兩道士民慶江西一省之有賢屬而為之長者且將自慶其屬之得人矣子迪行矣

送何友道游泮鄉序

梅窻何先生四子俱擢進士科長宜章令次永州教次道州判官次廣昌主簿其季出為泮鄉郴氏後袁郴撫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由魯之

展而為栘武之穆由晉之韓而為何氏不同而姓同宜章仕滓鄉時冡嗣友道生令為宗子友道不忘所自生而為是行也棠陰猶存有先世之遺愛焉韡然耀於他土者吾父之季也禮為人後者不復顧私親獨於宗子無絶道何也欲其宗也本原一而支派分卒然合并之際孝悌之心有不油然動於中者乎噫典禮廢而俗之薄也久矣本本原原惟學士大夫能然余將於是而觀其則

贈李庭玉往岳州序

宋熙寧間始以經義試進士其初體格有張庭堅書義載在文鑑逮宋之季愈變愈新浙東之温江西之吉與撫其書義號為利取選者吉則安福撫則樂安也而樂安縣北李氏又為書義之大宗李庭玉之曾大父以上世以書義為進士師受業者彌數郡為已為人春科秋薦指數未易悉也國朝貢舉未行時人競延致庭玉之父以淑子弟貢舉既復撫之擢科者二人並以書義中高甲

推其師友淵源所漸咸曰自李氏則樂安書義之取選非但利於昔亦且利於今矣然宋人不龜手之藥市方以去者獲封而蓄方之家猶洴澼洸葢未嘗用之於水戰也視故篋而方尚存夫何患儻用以戰客烏得而專其功庭玉勉之哉抑予聞之取貴有術守貴有道庭玉將往岳州路湘陰州見黄張二貴官養原國賔之貴俱得取之之術者而予又欲其備守之之道焉長守其貴諸侯之孝也是以因庭玉之行而寄予意

送卞子玉如京師序

淮東卞子玉家世仕宦政事得於講聞者熟矣才識明敏器量深宏貫通乎儒書練習乎吏牘可不謂之全能乎其施於政事固宜如峻坂之流丸高屋之建瓴水豈或有所滯礙者哉而往年於獄訟之間猶不能無失蓋以長官之所鞫問憲官之所審覆然其已然而不復立異卒乃不然遂與鞫問審覆之官同罹失之之罰由寧州判官左遷崇仁征官日辦官課之外悉付同僚一無

所計較惟與賢士友論學論文而遇事益安詳益慎密人皆曰子玉素安詳慎密者也今又愈加意焉詎非所謂遭一蹶得一便經一事長一知乎孟子嘗言人之困心衡慮在於有過而改之後必以為天將降大任於是人而然也然則子玉之不宜有失而偶失之者其殆天欲長其知而玉成之也夫處崇仁五年人人愛之重之既受代將如京師謁選莫不賦詩以寫依依不忍別之情而予方期其此去之必為良吏也序以贈其行云子

王名瑄父少中大夫寶慶路總管大父以上仕宋

送傅民善赴桃源州教授序

吾里傅師孟民善近年為衡州路儒學正攝治教事承郡牧意一新黌宫考滿且代士友惜其去今受朝命教授桃源州其操履之潔職業之修在衡具有已試之驗一州得賢師儒可幸已金陵王雲起霖仲亦吾臨川人荆國丞相之裔昨任湖北澧州教廡聲能名洋溢四達民善至桃源之後澧州殆不得專美矣然予之知民善

不在其涖官臨事之時而知之於其平居之素知其素者何察其言行之實也夫古之學者概以謹言謹行為令人執筆粗能文辭則謂儒不過如是其平居之言行豈暇計哉肆口所發類多鄙倍之言任己所為不免疵玷之行既不自知其非而人之所以游處者亦恬不以為怪士之不以謹言謹行為學非一日也民善幼侍親側已異常兒及其長而與予接察其言行殆於無可選擇嘗客武昌以詩贄鐵峯張氏一見稱其清苦俊拔甚

加奬進張於人最不輕許而獨喜民善何哉葢其詩非徒虛文浮辭之尚謹言行之實有素而形於文辭者自有異於人也仕途方此開端積其平日所素謹之實益加勉焉用之於政事將無施而不宜何官不優為也豈特可為賢師儒而已哉

贈九山山人序

池之九華山嶢峻刻峭巇巇如春笋之亂抽嚴嚴如酋矛之列植又如狂風逆吹幡旗之尾繽繽然向乎天

予過其下為之怵心駭目躊躇凝視而不能去三百年前有偏方偽臣專其山之名其人也工於奪人所有移人之基業以為己功掠人之撰述以為己能猶未也卒之并與其命而不之貸險矣哉其有甚於山之險奚啻十百也今皇圖坦蕩萬里如砥而有中州庶士僑寓江之南又專此山之名而有諸已九華先生之迹已陳而九山山人之號方新也予益怪之徐觀其人肆口議人之命往往期人以貴富不惟不阨人之命且欲昌人之

命不惟不奪人所有且舉天之所有輕以畀諸人而無吝辭此其心之平廣近厚豈有毫髮如疇昔先生之險者哉專山之名一也而用心有不同山若有靈其不轉禍昔之先生者而福今之山人也耶予合九華九山二名而觀始而疑俄而釋於是作九山山人序以贈山人為誰陳其氏良卿其字沂人也

贈陳立仁序

永豐陳氏累世儒科發身有建寧僉判有建德察推有

為信州司户福州教授者予及識之教授之從孫立仁察推之曾孫僉判之元孫也克守世業授徒以養親方技術數多所諳習以七政躔離推人休咎甚驗挾此以游往往取重於人予觀立仁之父安分處約不染時俗狡險之習世德之積既厚子孫衆多而能其後也必隆立仁惟當力善以俟命一藝之長聊寓意耳寧以此為事乎以星數推人之命予以天理卜予之命知窮之必通也其毋以蹇馬之不振而怠於為善哉

前輩言陳所翁默坐潛思時疑與神物冥會於混茫之間或醉餘意到忽然揮洒雖在墻壁綃素之上如是能飛躍葢得龍之真也湖南李雲祥居嶽之西麓今為吉之安福人自少好畫龍每得所翁之畫凝視終日不瞬以至忘食一旦有悟恍如親得其傳馬前御史大夫徹里公集賢大學士李叔固俱可其藝而二人俱往矣雲祥於是去京師而走四方棲棲未有遇也人謂福慧難

贈西麓李雲祥序

雙全豈其慧進而福減與荆公嘗嘆二畫工未遇其詩曰一時二子皆絶藝裘馬穿羸久羈旅華堂豈惜萬黄金若道令人不如古予爲雲祥歌此詩而勸之行安知無不惜萬黄金者哉安知不有如前人之二貴人者哉

送邵文度仕廣東憲府序

上饒邵憲祖文度先世擢儒科者累累文度以其家傳易學中延祐四年鄉貢次年會試于京師未能成進士退歸既而憲臺嘉其才俾從事廣東憲府人謂文度世

科之職才名之美屈之仕僻壤踐卑位若非其所宜處而文度裕然無不懌之意其殆有悟於易之變通能隨所在而安之者古之君子之未遇也或乘田或委吏或抱關擊柝或仕於伶官悉皆安之而不辭憲屬清流也有權有勢人多貴之榮之非如乘田委吏之濁抱關擊柝之賤仕於伶官者之辱也則隨其所在而為其所得為固儒者之安於命安於義近年憲府之選其屬者必不産於荆揚者始與其選葢疑其荆揚之人輕狡險黠

未易制御故擯斥不用而僅得以周旋於嶺海之間夫人才苟可用隨地皆可苟其不可用則無處而可豈有不可用於彼而猶可用於此者哉三道之憲獨非朝廷之憲乎二廣之民獨非朝廷之民乎而何其待之以輕重厚薄也雖然所重所厚之處其所選所用果能盡得其人乎不論其人之何如而惟論其地之所在何耶噫風憲之職不輕矣下不能以其上之心為心屬不能以其長之心其所以非諸人者往往不能無諸已居其上

為之長者不欲章其家之醜則不得不護其子之短如是復何所忌憚哉文度之往其必頼然有以異於輩儔使人知儒者之所為果非常人所可及亦使用人者知其不用之人未必皆劣於其所用者也

贈劉泰觀序

廬陵山水竒秀其生才也往往俊邁絶羣地産然也自昔山西多名將而論者獨取蘇屬國趙營平二人何哉以其不類山西人也葢良金美玉天下所共寶者不以

所産之地論而亦非地氣所能囿也廬陵人物甲天下二百年來名位之最隆福禄之最厚無如益國文忠公公未達時其心度其行業何如耶有此心度有此行業則有此名位有此福禄如形之有影種之有穫也劉泰觀廬陵俊邁士才氣超然而棲棲不遇予固憐其才而尤欲大其成也故以益國之名位福禄期之先民有言有為者亦若是其母以今之不遇而自沮

贈襄陽高凌霄鵬翼序

東漢以來荊楚號多奇才蓋其地便於用武智計之士往往出馬馳騖一世而立功名者常有人也斯其可謂人中之豪傑矣乎曰未也孟子所謂豪傑以其雖無文王猶興也興也者謂其能自感發以求文王之道也文王之道何在近則在周公遠則在孔子周孔遺文之傳于後有易有書有詩有禮以及春秋與夫諸弟子之所記子思孟子之所述者至今猶未泯也能求諸此而得其道是即師文王也世無文王而能師之於二千餘載

之下非豪傑之士而何豈徒馳鶩一世以立功名而已哉襄陽高凌霄荆楚才士偕其友張師善跋涉數千里之遠而來學予既啟之以為學大概矣今其歸也又舉孟子之所謂豪傑者以勉

贈南陽張師善序

南陽張師善為學有志通朱子詩傳能應進士舉矣不遠數千里造吾門而學焉善也如欲應舉覔官乎其為儔類人人皆可其為技藝人人皆能何待他適而遠求

也若其志有在而非應舉覔官之謂則予嘗聞古聖賢之所以為學者矣必明人倫究物理必去私欲存本心使一身有主而處事曲當如斯而已矣師善居游數月每日所聞不外是今將還家省親而求言予又撮其大略以告善也尚諦思而力勉之哉

贈方無咎序

吾里有醫曰有狎習者率故常視也一旦遠方備厚禮邀迎輿馬赫奕臨其門見者驚駭又有人抱疾劇甚族

醫縮手無計病家嘆慨某邑某醫挾異能恨不克速致以救危急聞者亦且悚慕他日偶至其邑詢其能邑人掩口大笑余嘗舉此二事與客共評客曰人之情重所聞忽所見從古以然懷才抱藝者往往名於遠不名於近夫子之聖猶或以東家見輕而况其他乎今夫香材之可寶可貴者雜生嶺南山中彼之人日樵斧以供薪爨孰知為遠地所寶所貴如此諺云離落之蘇不芳豈真不芳哉以其近而易得也是以褻視之耳余謂客之言

是也而有未盡也盖聖門之論曰聞曰達名各不同焉聞者虛名之外著達者實得之内充外著者或聞於遠而不信於近内充者先信於近而後達於遠鄱陽方無咎家世儒醫年少而俊敏名未遠著也而同里芳谷徐君稱之吃吃不容口又筆之於書其信於近有如此者古之選舉也先自五家之比推之次而二十五家之廬推之次而百家之族推之又次而五百家之黨推之以及於鄉以達於國實之孚於人由近而遠豈若虛名之

聞於遠而不信於近者比哉余前所見所聞二人名勝者也古之所謂聞也無咎實勝者也古之所謂達也名勝實盈而立涸之溝澮也實勝名盈而漸進之源泉也吾未見信於近而其終不聞於遠者無咎之選舉由鄉而達於國也有日矣若夫遠方嘉羨尊敬而爭相羅致其餘事也又豈有驚駭竊笑於其側者哉

贈相士吳景行序

吏部吳公之裔孫景行儒術世務俱優仕不得志乃隱

田里嘗聞希夷風鑑之學於方外畸談人壽夭福禍期以歲月旬日毫髮不爽人畏其神驗避之不敢即昔莊子言鄭之季咸如是世率謂莊寓言耳今果有如季咸者焉莊氏豈欺我哉吏部公學通天人名徹宸聰有是聞孫抑亦光于祖矣然予欲戒之勿易其言夫居今之世而有季咸是可駭也惜未有如壺邱子者試使觀其何如

贈袁用和赴彭澤求贐序

昔之人善於其父者必厚其子夫爲人之子豈固望報於其父之所善者哉而人之情自有不能已也主一袁君抱才不試其爲人交也款款慈祥其爲人謀也惻惻周悉是以不問親疏遠邇皆心悅之雖久不渝其子用和將赴彭澤教官告違於父之執友而後往凡與主一善者於用和之行也得無情乎

贈醫士章伯明序

昔之神醫秦越人撰八十一難後人分其八十一爲十

三篇予嘗憮其分篇之未當釐而正之其篇凡六一至二十二論脉二十三至二十九論經絡三十至四十七論藏府四十八至六十一論病六十二至六十八論穴道六十九至八十一論鍼法夫秦氏之書與内經素靈相表裏而論脉論經絡居初豈非醫之道所當先明此者歟予喜讀醫書以其書之比他書最古也喜接醫流以其伎之比他伎最髙也年十五六時始與人交際逮今七十年自神京輔畿通都會府以放乎天下所聞有

名之醫已往者不可見矣所見可用之醫於千百人中僅得二人焉而皆在吾郡一曰董某起濳一曰章晉伯明二人皆涉獵儒術精究醫方去秋予在家有疾董治之今冬予在城有疾章治之試之而有實能用之而有實效明脈而明於經絡者董也明經絡而明於脈者章也初得一董已喜再得一章益喜老年遇二巧醫異事異事然董雖奇人未深知之知之深自予始章雖奇人亦未深知之知之深亦自予始董之伎方今盛行於豫

章章之伎此去𤍠行於逺邇可必也葢伯明於近代中原諸名醫所著述博覽通貫非特研習周秦漢晉以前之醫經方論而已予以耋耄中寒氣累日不粒食其所用藥三劑止八服悉本仲景如印劵勘鑰不差毫釐其騐神速儻病者人人得此醫則世豈有難愈之疾哉予之疾既瘳將由城歸鄉不能已於言而書此以贈

送曾德厚序

平山曾先生隱居金溪之陶原詩文自娱以終其身子

觀頤亦安貧自守講授鄉里董其德而善者總總也從子德厚文學不忝其世又多伎能將游四方以數談人福禍噫子之數也所以濟其道之窮也然為人臣言依於忠為人子言依於孝俾善者知所勸而成其吉惡者知所懼以避其凶則數亦道也子行矣必有爇薪煑魚與子飲而論易者

贈周和謝教授序

文固士之末技也亦有可得於後而不朽者雖既歿而

其言立立者何謂其卓然樹立於天地之間而不仆也
閩之將樂實為程門高第弟子楊中立先生之鄉南方
講道之祖也士生其處漸被餘教往往與他土異咸淳
貢士謝景雲精於舉業由春秋義改治詩兼治書先輩
稱其潛心理學時造根極箋表記賦詩詞雜著靡不工
纔年三十二而卒其學其文不可得而見矣其子中收
拾文書於亂離之後僅得經義論策二十三篇讀之令
人悅懌一時儔侶蓋鮮能及然此應試之文爾其可傳

遠則不在是孝子於父之手澤哀慕終身如見其存斯須不釋去立身之孝顯親之本也子之立身則父之名立豈在乎文之傳不傳哉中字用和文學為時所推寡淺者莫敢仰視其能有立於世也景雲其有子矣夫

送舒慶遠南歸序

往年河間李岳及吾門以治周易義應舉吾覯其所為文曰可擢科矣遣之去次年果成進士豫章舒慶遠侍其親至京師亦治周易義予試之難題剖析密微敷暢

明白得經之旨合得之格其去而決科也豈在岳之下哉明年值可應舉之年今侍其親南歸予既以必能成進士期之又語之曰儒之學不止能決科之文而已爲利達而學者滔滔皆是也它日既遂時俗之所求儻或過予又當有以告予姑去

贈墨工艾文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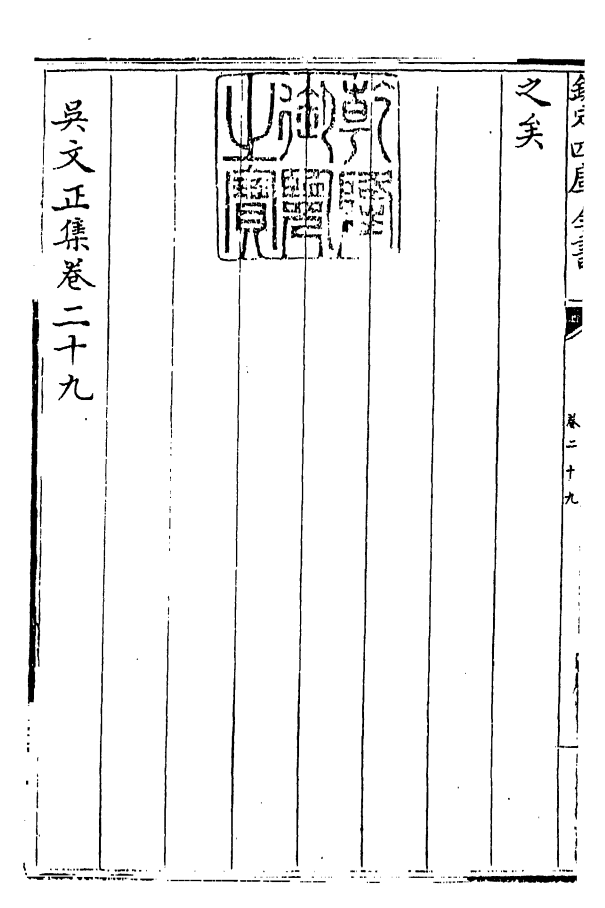
世稱墨爲玄玉玄居其色玉喻其質也葢墨之堅青光黑者佳黑青合謂之玄而黑易青難但黑不青緇爾非玄

也堅光備謂之玉而堅易光難但堅不光石爾非玉也前代墨工未暇論宋南渡後盛行柯山之墨在後乃有有吾郡之胡焉七八十年競用湛然之墨近年又有同邑之艾焉如楚吳特起間齊晉之霸其取信於衆見售於時也豈偶然哉不有其實不能也而艾工猶欲借重於人言夫人言何足以為重苟無其實雖百口交譽虛而已矣文煥之墨既信既售不資予言也予舊識之故書此以贈

贈朱順甫序

葬師之術盛於南方郭氏葬書者其術之祖也葢必原其脉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能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留骨俾常温煖而不逮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於覬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相可將則述者倡是說以愚世之人而要重賕焉者也其言豈足信哉北方之

地平曠廣衍原隰多而山林川澤逺其葬又與南方之
之術異惟通達者能推而用之適彼此之宜而不執滯
近見北方士大夫仕南方惑於南師之説歸用其術以
葬其親往往可笑曽不如其上世不通於術而用古禮
以葬者之為得也司馬公及程子之所謂葬師以方位
時日論吉凶則不過陰陽家尅擇之一伎於其地理無
與也今朱順甫所傳肥城孫葬法其果南方之術邪抑
亦北方之術乎他日儻一會面叩其底裏則吾有以知



之矣

吴文正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吴文正集卷三十至三十一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吴廷選

吳文正集卷三十

元　吳澄　撰

序

送婁志淳太初赴石城縣主簿序

石城主簿婁志淳將赴官予昔與簿之叔父道輿甫同年貢士父契猶兄弟視簿猶從子也於其來別也惡得無言哉簿之大父艮堂翁宋嘉熙庚子以詩經貢越二

十九年戊辰特恩對策授迪功郎尉饒之德興翁之伯子德剛甫簿之父也咸淳丁卯以詩賦貢次年登進士科授迪功郎尉袁之萬載一家二尉並轉從政郎一授福州監鎮一授吉州法曹值革命隱不復仕既而翁暨伯先逝簿之諸父唯仲叔季在須眉皓白儀觀甚偉儼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巍冠領郡子弟序列家庭揖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之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當路為皇朝

收拾遺逸道輿甫充濂泉石林兩書院長志淳亦以湖北廉訪使程公薦長南嶽書院部注寧州教再注南康路教以至於今遂分縣寄夫石城贛之鄙邑地偏俗樸近年隸寧都州民苦於兩屬儻親臨之官又不憫恤之民無所倚矣薄世儒世宦恂恂慈祥熏沐乎聖賢之書講聞乎仁義之實蓋非一日潔身如秋霜之肅愛人如春陽之煦民其少瘳乎予不以居小官為薄之慊而以遇好官為民之幸有胡廉者石城士也薄其詢焉

送廬陵解辰翁謁吏部選序

廬陵之士俊偉卓犖之類多謹重信厚之類少昔人論漢山西諸將獨趙營平蘇屬國似非山西人物予亦嘗言益國周丞相雖家廬陵而泯然俊偉卓犖之迹韜於謹重信厚之中故其名位所到事業所就超出衆人之上撫州學正解應辰辰翁廬陵善士也棲遲郡邑學官十五六年其文可稱其政可稱而不矜持不淺露恂恂乎國公氣象年踰六十矣方將謁吏部入教授選固不

能有鄉衮之名位事業然予觀其所存所為謹而不肆也重而不輕也信而不妄也厚而不薄也則所勝所致壽考康寧之福當必有以異於人况其先世累累以儒策勲而未崇顯其從子一貢再貢騰騰青雲之步寻將坐見解氏一門之盛辰翁吾子之同僚而意度與老拙合臭味相得也今於其去不能不快然書此以别云

贈番昜柴希堯序

番陽柴獻肅公之諸孫得仁以希堯為字能詩有句輒

動人又喜讀論語可謂克念厥紹者矣往年遊諸公間若程承旨鉅夫鄧學士善之石中丞仲璋郭侍御幹卿皆奬許之駸駸二十載栖栖無所成朅來臨川偶與老拙相邂逅與之語知其才而知諸公之奬許之者非過然猶不免戚戚於不遇汲汲於速達予於是忠告焉夫士孰不欲遇且達也而其遇不遇達不達繫乎天豈人所能為哉是以古之君子不當富貴而富貴則不處不當貧賤而貧賤則不去素位而行貧賤亦榮不義而得

富貴秖辱爾君子曷嘗惡富貴而不求知其無可求之理也既不可求雖戚戚汲汲其何益聖人固云學也祿在其中矣在其中者不求而自至之辭吾但修吾之所當修命一旦而通富貴之來也孰禦正不在乎戚戚汲汲以求之也子其執已讀之論語復之究之必將豁然有悟而信老拙之言為信不然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此唐李愿之所恥也愿且恥之而況不為愿者乎故予不敢為先正

之後人顧之也

贈彭有實序

彭鼎有實三世工小兒科擅名里中幼幼矣而求老老焉受用師所傳鍛煉修製丸藥十數品救急扶衰已疾延年服之能却老而還童取信於近將行於遠以博其施予嘉其伎之奇心之溥也遂言曰籛鏗壽踰八百而未老養生家祖之謂之彭祖子孫以彭為氏有實豈其苗裔耶俾幼者長大以至於成人老者少壯以復於嬰

免厥功懋哉由此醫方之丹進於仙方之丹人得如彭祖之壽則躋一世於壽域矣可以上裨聖朝好生之仁奚啻名里醫而已雖名國醫可也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伊川程子云然聊舉此以為行劵

贈碧眼相士序

昔聞有青白眼者重其人則青眼視之輕其人則白眼視之善輕重人莫相士若也今彭相士以碧眼自號夫碧者青白之合合者混而一之也然則人之可輕可重

將混同而不別異乎相士曰青白相兼而為碧碧則有青有白二眼俱有人之輕重豈不瞭然在吾眼中也哉予曰善然青者木也白者金也木必臣金金必勝木是青之分數弱白之分數强也木弱金强吾恐重人之眼常少輕人之眼常多也何知相士笑而不答

贈紹興路和靖書院吳季淵序

今世之學官大率借徑以階仕進孰肯省識其職守之當何如哉才之所堪學之所至皆所不問唯計日書滿

以待遷而已新安吳希顔季淵生朱子之鄉往年受知憲使盧處道勉之以進學繼而及吾門亦嘗告之朱子所以為學之等級欣欣然若領會於心也今將長和靖書院而復請益於予予豈可以今世之學官待之乎朱子之學祖於程程子之學以敬為本而講究以明之踐修以誠之和靖尹先生程門高第弟子也其所傳於師專以敬為務學之得其本者未聞或之先也書院以祠尹先生則為之長而闡教於其間者其可不學尹先生

之學而懵懵悠悠虛度歲月也邪欲學尹先生之敬者如之何曰朱子之箴盡之矣季淵依朱子之箴而實用其力焉予之望也能若是其於長書院之職守餘事爾而予又奚言

送潘漢章序

浙東俊士潘漢章違親而游江之東家在千里之外曠定省二年餘矣一旦幡然思歸朋友留之莫可此良心之發見不容遏者人皆嘉其孝誠能因是心而擴充焉

其孝可勝既耶夫孝者非止顧父母之養而已至若擢儒科登仕版以榮其親亦世俗之所榮君子不以為榮也然則孝當如之何曰生我者父母也所以生我者天地也天地吾之大父母乎吾所受於親以為身者全之而一無所傷是之謂孝子吾所受於天以為心者全之而一無虧是之謂仁人孝子者仁人之基仁人者孝子之極故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斯言也張子訂頑具言之漢章蓋有所已學亦有所未

學其尚以是自勉哉

贈浮屠師了一片雲半間序

浮屠師了一片雲字而號半間噫老氏以無名不可名為道蓋聞浮屠氏亦然究意洞徹閉塞滲漏是名了一此法無二上復何加焉名已贅矣而加之字以倅其名字猶未也而加之號以侶其字贅不亦甚乎且夫空所有而不實所無者其法也綴以片雲綴昏翳也益以半間益障礙也妙明瑩淨不留纖滓而何有於雲虛空浩

蕩孰為宅舍而何有於間一也本無有則非一幻口幻語誰實其無若曰雲曰間等是有相正覺正知盍空其有爰有居士為說偈言六塵總銷亡四大俱變滅無雲無片雲無間無半間珍重一上人巍巍衆中尊不減亦不增了此不二法

送廖信中序

舟也不可以梯山車也不可以航川此器之各適一用者人則不然夫豈拘拘於一而不能相通也哉故仕不

擇何官官不擇何地世謂之通儒近年選部患儒選之壅凡應得儒學教授者許注各處廵檢而其地皆嶺海之鄉邊鄙之境夫以章甫縫掖之皐綏一旦使之驅馳弓馬以戢姦捕盜為事疑若失所宜然此例一啓趨之者紛紛曾不以為怨苦何也夫既不甘於淹滯而幸其變通則又豈敢辭勞避遠哉臨江廖珙信中年少才俊在選十年不調黽勉循例受惠州屬縣廵檢而去吾固知其才之所優為也然不無可閔者焉士之干禄將以

悅親也信中親在堂違之就官不可也奉之而蹈危不可也其何以處之柬廣大帥府宣慰一道近例取儒官為從事才名之士儻得與於其間公可以服勤私可以便養臣道子道兩得之矣大帥多貴人鉅公必有惻然憐才而羅致幕下者予其往哉

送周德衡赴新城教諭序

三代以後設官立師以善天下宜自一縣始縣之有學學之有師蓋不輕也宋之季以五舉不第人尸之乃上

之人所謂不才無用憐其老而恩之者進士不居是官也顯官不歷是塗也於是其官雖重而望已輕矣今世儒者入仕格例無不階縣學官而升茍得之則顯官可以積漸致故其職浸重而求為是者率多新進之後流昏耄不任時用者自瑟縮而不敢進焉然選者未必皆當其人也盱周君德衡名父之子壯年嗣其同宗兄掌學事于新城其平居所得於家庭固已高出於人人而又不自是也勤勤走四方以增益其所見聞則其居是

官也誠無媿而或者謂其人可也其年未可也余曰不然昔王通氏二十五而為人師唐初諸名臣或以為河汾之所培育其功不亦大哉周君之年於仲淹有加矣新城雖下邑何地不生才也培育而成之他日文學彬彬為國家用可以稱明天子詔旨推其功必曰自周氏君其行矣哉

送黎希賢序

瀘溪蕭令君深可詩人之子文雅風流不墜其世異時

客其門蕭之父子兄弟與宗族賔友舉酒論文詩琴壺奕日不下數十人其為樂也雖卿相不與易也後數年再至則深可君出而仕矣宰廣昌秩滿再調瀘溪瀘溪小邑也士民與蠻獠雜布户才二千餘壓居二十之一而為士者不一二焉夫去其平日之樂而就其所不堪處人情所難也能人不擇官能官不擇地尺土一名皆足以行志而有所擇而有所不樂深可君豈為是哉一日以書歸命其里中友黎希賢為客希賢甚少而甚度

學詩之志甚劬以盛年有志而得此主也以異鄉無友而得此客也吾知其交相樂也主有樂於心而仕日以優客有樂於心而學日以進風雷之為益水火之為既濟物有或同或異而相發相成者如此此吾之所以樂為之道也彼其客主之樂無預吾事也而吾亦樂焉者此心同也此心同則此樂同雖言其事於數月之前想其人於千里之外庸詎知其不相感而樂乎吾亦令君客也希賢至其以吾言諗之必為之囅然一笑也

贈數學胡一山序

數學至康節而極觀物内篇六十二演數學者五十篇始於一五乘而十二萬九千六百者年數也元會運世三十有四幹三圓支一徑其圍象天始於四三乘而一萬七千二十四者物數也聲音六吕十有六幹四唱支四和其方法地康節之數此二例而已前乎千歲之日至可致後乎百世之事會可知數云乎哉康節之心如明鏡止水不塵不波凡物無以遯其形所謂至誠如神

者此心不傳而數固在近世術家以年月日時幹支起數推人貧賤富貴禍福壽夭曰先天曰後天曰太極曰皇極其名至不一而皆出乎二例之外坐市肆立標榜以自衒鬻必康節康節云甚哉醫之多盧巫步之多禹也獨範圍一家不事假托初蓋取諸圖次蓋取諸玄雖其用卦用爻未中理然視諸家則遠矣吾里中胡君手橫布竪布口橫說竪說言之中者十七八數則同而所以用其數者又各不同是必有獨得於心而吾不與知

者故樂為之道而願與世之學數者共屬心焉

送李鴈塔序

韓子稱李虛中以人始生年月所值日辰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二昔聞其語未見其人也歲乙亥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程公從其季父官于撫與余曰尚羊郡市間公與余同歲生書同歲者四人年月日時就鴈塔李君問君立為剖决無疑思其一無成而夭其一有成而虛其一因人而成也速其一自立而成

也晚於時君不省余二人為何若人余二人亦不以君言為然也後驗之則所謂無成而夭者不數歲竟死所謂有成而虛者時已繇太學成進士授户曹以歸未幾革命不及仕所謂因人而成速者公也是歲十二月公之季父攝守盱歸附入覲賞獻城功公以從子得宣武將軍管軍千户既而入質以文字被眷知歷翰林秘書集賢出為行臺侍御史由侍御史為廉訪使所謂自立而成晚者余也自乙亥至今二十餘年於三人皆驗不

驗者余爾雖韓子所稱李虚中之術其能有以過是哉或謂君之驗者盡其術以窺天也其不驗者不盡其術以悦人也夫盡其術以窺天則泄天不盡其術以悦人則欺人君之名曰起而術之行也曰廣欺人固不可泄天亦不可君其無易其言哉

送黄通判游孔林序

余弱歲聞江西部使者薦人以黄吾老豐城之政為五十四縣第一因是得君姓名而未識也後十七八年始

識君於盱時君為黄初㓜安永初元毫矣又後八九年再見君於洪則君年益老氣益壯容甚澤而言議亹亹不衰方將東游魯拜孔林闕里墳廟或謂君將於是求夫子之道君求之久也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知不知不在乎其居也亦不繫乎此行也而君此行豈他游比哉余故取其意焉君於昔為才進士歴官所至有能聲人所想望以為可為有為於斯世者今以紹定遺老德祐朝士年六十有七猶能跋涉數十里縱觀宋氏百五

十餘年欲至而不得至之邦其可喜也夫亦可悲也夫

贈星禽詹似之序

東七宿象龍西七宿象虎南七宿象鳥北七宿象龜蛇其來尚矣其後以十二辰肖十二物又因其類附益之鼠兔馬雞之屬各三牛虎龍蛇羊猴犬豕之屬各二十二而又十六總之為二十八宿禽蓋予有所未喻而曰者以之定吉凶占者以之候晴雨兵家以之一衆志測敵情其法尤神以至術家用之以推人命亦往往而驗

雲舟詹似之得其術於中州比南方舊法差一宿余嘗泛舉人生年月日時以叩隨聲應荅而不竭凡人之所稟定於有生之初所值於有生之後甚不一也其氣質意態禍福影響言言切中其實百不失一二何其神哉然其所論者人之命也人之命同乎物而不皆同乎物也以人下同於物夫既知之矣以人上同於天猶有不知者能不物於物者其惟天人乎

贈張嘉符序

聖人言天下國家之經以重禄為勸士之道古之府史與下士同禄薄者食五人厚者至於食九人禄足以代其耕當是之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府史亦然何也惟其有養是以能有守也國朝官吏之禄未嘗不厚然自中統以來至於今物價之相懸奚啻數十倍物日以重弊日以輕而制禄如其舊於是小官下吏或有不能自給者矣彼不能自給而欲其不疚於利難矣哉其間卓然自守不移者非其資識之明漸習之美不能也大

名張嘉符以世宦之子試吏方其從事列郡時已表表獨異於人及以廉幹擢為憲府掾歷江東江西二道八九年如一日始終無毫髮之玷人莫不難之夫其所養之禄與衆人同而其所守之行與衆人異則古之所謂重禄而后勸者亦常流爾若夫不以常流自居詎肯以禄之輕重變易其所守哉嘉符家有嚴君清謹自持典司風裁儼然為憲府之望平日家庭漸習耳聞目見固已一出於正而又日讀四書以充其資識宜其非常流

之所可企及也吏秩滿且入官矣以其所守移於官所至必有廉循之政事予安得不嘉其已然而期其未然者哉嘉符諸子亦務學右古圖書手不釋卷與今之士同其趨世世子孫清白著名其在張氏一門乎

贈成用大序

成用大於時流靡不交於時務靡不達蓋亦有用之士延祐六年春自和州來與予遇于金務欲學易予告之曰易在我不在書也堅子之志充子之才斂藏其精神

專一其智慮先之以小學之明倫敬身繼之以大學之窮理慎獨夫如是可以為士矣由是而希賢焉希聖焉所謂進德修業所謂直内方外勉勉循循而不已易之道有不具備於我者乎葢得之心踐之於身者上也索之辭驗之於事者次也聒聒於口耳而姑以為名焉者下而已古之學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茍道義藴積於中豈有無功不利之道義哉舜跖之分毫釐之間耳繫辭傳三陳九卦曰履也謙也復也恒也子

欲學易於此深思之

贈洪德聲序

人皇命蒼頡制字開萬世人文之先至周太史籀一變秦丞相斯再變而其事形聲意之妙無變也隸行篆廢人文幾泯矣况又姿媚而楷簡略而草乎繇漢以來千年間篆法靡聞唐李縣令陽冰宋徐騎省鉉二人僅僅名世嗣徐之後夫豈無人而超絶者鮮則古學之不傳豈不重可嘆哉金溪洪震德聲有志於此余喜古學之

不墜而又察其筆法之可進進於古也故書此以勸焉

贈周尊師序

今上之初元法師周鶴心從天師至京國其明年夏歸故山朝之文人各贈言以華其歸有序焉有詩焉或美其進見受恩之榮或漸其退修成道之高夫中朝人物之淵海詞章之叢藪也而其所美所漸於師者不出乎二端若師之意則或不然師之意若曰上恩雖厚身外物耳吾不自知其崇也仙道雖神分內事爾吾不自知

其高也夫以衆多文人之為説舉未足以得師之意則師之遐情遠趨茫茫未易涯涘也詎可以淺窺而臆度乎而予復何説哉蓋聞古之至人有冲而無盈也有隨而無迎也似敝而常新似詘而常伸師其歸矣晨鍾暮燈

贈郭榮壽序

或問相地相人一術乎曰一術也吾何以知之從藝文志有宫宅地形書二十卷相人書二十四卷並屬形法

家其敘畧曰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又曰形人骨法之度數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然則二術實同出一原也後之人不能兼該遂各專其一而析為二術爾

盧陵郭榮壽善風鑒又喜談地理庶乎二術而一之者夫二術俱謂之形法何哉盖地有形人亦有形是於各於其形而觀其法焉雖然有形之形有不形之形地與人皆然也形之形可以目察不形之形非目所能察矣

余聞諸異人云

贈建昌醫學吳學録序

宜黄之宗人有諱霆發者宋咸淳庚午與予同充鄉貢士後五十七年而其孫一鳳為建昌路醫學録或譏儒學子而易業於醫予謂醫儒一道也儒以仁濟天下之民醫之伎獨非濟人之仁乎彼以稱號曰儒而瘠人以肥已害人以利已者不仁甚矣悪得謂之儒蓋儒之為儒非取其有日誦萬言之博也非取其文成七步之敏也以其孝悌於家敦睦於族忠信於鄉所厚者人倫所

行者天理爾今雖以醫進而能修孝悌敦睦忠信之行是乃醫其名儒其實也而又何譏焉予於貢士君猶兄弟視一鳳猶孫也故贈之以言

贈曹南壽序

夫成形之至大者地也有形而最靈者人也地之形工於目者能相之人之形工於手者能像之曹南壽一身而工二藝可謂難矣予謂相地像人雖以形而取果但索之於形而已乎古之相地者曰察理曰觀法今之像

人者曰傳神曰寫真理也法也固不離乎形而非形之所可盡神也真也亦不外乎形而豈形之所能圓哉曹之二藝各有師授二師俱劉氏其像人也人人曰似則形中之神形中之真余知其得吾里劉師之妙矣其相地也予未之見而形中之理形中之法其術无秘尚當會雩都之劉師細叩其何如

送李仲謀北上序

宜黄之士李敬心有學有文太學釋褐進士贛州教授

迪功君之子也生質粹美方齠年已儼然如老成人咸羡李氏之有子摭曹孟德嘉歎孫氏之子之語而字之曰仲謀後以字行更字敬心其學足以浸灌其文足以藻飾而其才又足以荷大任勤小動邑校㓕職之者不職其職而去衆士友推舉典與造事省勞者貴朞年落成壯麗十倍于昔既而主教石城臨川二邑修補廢缺振拯頹敝俱煒燁可稱遷教建昌州值連年荒旱學計悉空人所不能為而猶能為之於表章前修啟迪後進

靡須臾怠也秩滿剡名而上謂予曰某將如京師欲徧事諸達人鉅公事之當何如予曰豈有他道哉言必信行必敬而已矣坐間有客詰予曰君子之贈人以言也或因其所劣而裨之或因其所短而規之無一毫虛偽之謂信無一毫慢忽之謂敬竊觀敬心之言行素謹言無虛偽行無慢忽蓋其所優所長者也而復援此以告無乃陳腐庸常而非所以益也乎予曰告人者推己之所能而語之也予之所能僅止此若厭其陳腐庸常別

為新奇之說語人而不由其衷是誣也予何敢夫子答子張之問行不過此二者其答干祿之問亦然雖敬心之所素能愈加勉焉可也舍此予無以為贈敬心瞿然起立曰先生之訓是也某雖不能如子張之書紳謹拳拳服膺而弗敢墜

吳文正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三十一

元 吳澄 撰

序

贈李溉之序

濟南李溉之以卓犖之才駸駸嚮大用一旦辭官而去將求深山密林以處泯泯與世不相聞而韜其聲光此豈人之情也哉或曰君子之仕也以行其志也不于其

志之行而惟禄之尚君子耻之溉之之去盖亦若是或曰溉之儒者也儒者游乎方之内有游乎方之外者與之言始悟人之有生為甚重世儒役於物以疲敝其身而不自知殆不免乎以珠彈雀之蔽覩彼之所以自為不離一身之内而身之外纎芥不以動于中怳然如夢之得覺醉之得醒而今而後而知四十四年之非也是以然爾之二説者其果足以得溉之之心乎余嘗聞諸先哲人之所行朋友皆可效忠益惟出處聽其自決非

他人所當與然則漑之之出處余不復問已而或者以為方外人之重其身吾儒有不能及則未敢以為然夫儒者之學何莫非反求諸身其所以存主而全天之所畀付蓋有甚於彼也彼所存主乃吾之所常存主者彼所保愛亦吾之所常保愛者也由吾之道則公且廣能與天地同體用由彼之伎則私且狹[illegible][illegible]然獨善一身而已蓋此足以該彼彼不能以知此也惟夫末流之儒逐外徇名而喪所本榮華於表柴柵於裏彼視吾之出

其下故得易而轔轢之使吾聞彼之言而驚異焉余竊意溉之之必不為彼所惑而何羡於彼哉昔人語邵子以物理義理性命之學斯人之品不在邵子上也而邵子後來之所造詣實權輿乎此以溉之之資踸而與斯人者解后其不為駕風鞭霆盖世之人豪也與余既疵或人之說因誦之以為吾溉之贈

送南安路總管趙侯序

自秦罷侯置守郡守之職視古諸侯為尤重何也諸侯

之國大者不過地方百里秦之一郡方百里不知其幾也漢之郡小於秦唐之郡小於漢及至宋以後之郡又小於唐然亦大於古者方百里之國守一郡者其不猶古者牧伯之任歟吾故曰視古諸侯為尤重也兩漢郡守若龔若黃若召若杜彬彬光耀于史冊由漢以來循良之政代不乏人當時之視郡守甚重而不易其選也國朝之選居此職者有四武職以軍功選文吏以年勞選侍御僕從之使令煇胞翟閽之供給以恩寵選其間

亦有公卿貴冑聞望儒臣在選中則若樂陽趙侯伯昂父其人也侯世家也好尚奇記覽博才思清識趣卓治郡屢矣近年吾臨川郡士民喜得賢守未幾四民之外有以晻曖之事撓之於其上在上無張忠定包孝肅之明决早為辨正侯喑啞以待三年而去曾未畧展其所施士民惜之令自臨川遷安南安西江之上游控東廣往來之衝地雖僻無異於中州也侯其可以伸其志矣乎昔眉山蘇文忠公辭章妙一世初仕鳳翔受陳公弼挫

抑葢不許之以吏事也其後蘇公守密守徐守杭守潁皆有遺愛則夫父母斯民之寄豈刀筆俗吏庸瑣凡儔之所能為哉蘇公之文雅風流吾伯昂已窺其髣髴南安多蘇公遺迹試往訪求而省想其標致必有悠然契於心者焉吾將以密杭徐潁之政望於侯也

送廉訪司經歷莫侯序

職風憲之職而貽風憲之羞者有二纖汙而不持己罷輭而不勝任也幸而無二病或苛細而不知大體或嚴

刻而不近人情其失葢均矣莫侯京父皎然氷雪之潔確然鐵石之堅是其素行也今擢海北海南道憲屬之首將行而余贈之以言何言乎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爾夫俗之波流非一日之積未易障而回也臨吾之上者有長並吾之列者有僚處吾之下者有府史豈能必人人之與我同哉獨清於衆濁之中孤雄於羣雌之表固人之所忌也吾之自重吾身而已彼之自賤其身可閔而不可嫉也其毋以我之所能而愧人其毋以彼之

所不能而薄人也哉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此大中至正之道可以終身由之而無弊老子之書云廉而不劌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燿斯言也君子亦有取焉

送左縣尹序

宋初割撫州之南城縣置建昌近郭多石山巖險麤礪故其民俗剛毅士生其間其行往往峭峻介特盖其形勢然也南城之東南鄙與閩接壤析為新城縣其山獨奇秀明麗而民俗士習亦肖之宋三百年儒科相尚撫

之縣五建昌之縣四九縣之中其八縣之登進士科者豈無長才異能而僅占第二人以下惟新城縣有進士第一人謂人物之無關於山川形勢不可也宋亡儒科廢後四十年始復而士以善書服勤於翰林國史院者歷月九十則出仕與進士之高等同恩數渥矣然南士之得與斯選者厥惟艱哉貢舉初行時予於校文得一士曰饒抃新城人文工行淳良士也其明年試禮部報罷以特恩厠儒學教授選中子薦之於集賢充國子助

教而未用也令承乏詞舘又於史屬得一士曰左祥亦新城人才優守固良吏也新受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尹而去予於是益信新城之山川多產英彥也夫其才之優也必能有裨益於民其守之固也必能無玷缺於身祥也往哉闡東廣之郡縣有以良吏稱者必子也夫

贈楊謹初序

丁亥之秋余自燕還至金陵始識蜀楊君求仁翁翁之孫謹初與余之子文同年生生十有三年矣清楊娟娟

可念夫教子嬰孩謹其初也十數年前凡大夫士庶人之子能言有識之初導以趨利干禄之術是自其初壞之無怪夫人才大靡以至於淪亡絶利一源不在今日乎謹初來前吾告汝謹初之目順而親恭而長降心以從勝已之友毋狠毋傲色必愉以莊言必婉以正事事究其理而身力踐焉聖門曾子之學不過如是吾一以是教吾子今為汝告謹初汝其識哉求仁翁負文武材數奇不偶其後也必大謹初汝其勉哉

送黃文中遊京師序

士之生斯世也其必有以用於世也用也者其肖於器耶雖然是有三上焉者不器用可也不用亦可也次焉者器也用則可不用則廢下焉者器之未成未成而用而用適其事者鮮矣然則士非用之難而器之成者難也夫器豈一而取之取其適於用而已舟車之可以利天下也帆檣柁楫輪轄軫蓋其器也室屋之可以蔽風雨也棟梁楹榱杗桷節棁其器也矛盾弓劍之為兵者

也鐘鼓笙磬之為樂也敦牟卮匜之以食以飲也皆器也是數者體不相同也用不相通也其適於用一也士之成器類乎是黄孚文中嘗學於予予知其為有用器也不遠數千里游京師將見見聞聞以益其器方今聖君賢相在上其用人也如工師聚衆材長短大小各有施也得如子者數百參錯中外無一職一守不得其人不亦斯世之幸歟余有望矣夫有用者之得以展其用而無用者之得以安其不用吾有望矣易曰出而有獲

成踞而動者也其踞也成其動者時其出有不獲者哉子其行乎

贈邵志可序

五藏六府之經分布手與足凡十二脉魚際下寸内九分尺内内分者手太陰脉經之一脉也醫者於左右寸關尺輙名之曰此心脉此脾脉此肝脉此腎脉非也手三部皆肺藏脉而分其部位以候他藏之氣焉耳其説見於素問脉要精微論而其所以然之故則秦越人八

十一難之首章發明至矣是何也脉者血之流派氣使然也脉居五藏之上氣所出入之門戶也脉行始肺終肝而復會於肺故其經穴名曰氣口而為脉之大會一身之氣必於是占焉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智愚賢否貴賤貧富壽夭其係乎所受其清濁輕重緩急大小長短悉於脉乎見是與相形推命之法同而知之者鮮上饒邵君志可得其術於舅家前知休咎窮達人咸以為神予訊之信蓋亦於肺之一脉而并候心脾肝腎之氣分

屬五行而配先天卦數後天卦位其術有理哉然先天易自君家堯夫而大明其觀物也以聲色氣味夫古昔神醫之望聖醫之聞工醫之問未嘗以色以聲以味也今神聖工三法不存獨巧醫切脉候氣一法行於世而堯夫觀物以色氣味者其學亦無傳惟聲音之數具載皇極經世書而所以觀之之法莫可知也或布筭以起卦末矣堯夫之學固若是其陋乎為堯夫之學者曰色有一萬七千二十四人之目不能盡其覩也氣有一萬

七千二十四人之鼻不能盡其嗅也味有一萬七千二四人之口不能盡其嘗也唯一萬七千二十四聲可以字别故舉聲之一例而色氣味可類推予嘗學之而未及竟志可能因巧醫切脉候氣之法究其一而以類例通其三則君家觀物之學有傳矣神聖工巧云乎哉

送番陽陳仲江序

番陽陳仲江質美而學劬行完而文懿執事為翰林國史之屬有年矣予在國子監時數數同遊處予既南還

踰年而仲江亦去其職延佑二年冬顧予於山中論學者累日且易其名曰浣其意若曰物之至潔者水也水之至大者江也凡有垢必潔之以水浣之於江則潔之尤潔者也髮曰沐面曰頮齒曰漱手曰盥身曰浴足曰洗䄏曰滌衣曰浣皆以潔其垢也人之不能為賢為聖者垢留於心也吾將如浣衣之垢以浣心之垢庶其可以自新乎予察其意而嘉歎焉乃言曰江漢以濯皜皜乎不可尚曾子有得於夫子之道者如此故其傳大學

也述湯盤之銘以喻自新之功苟志於夫子之道其不由於自新之學乎濯去舊見知之新也滌除舊習行之新也知日以新行日以新愈新愈潔垢盡而誠存始也有事乎浣終也無事乎浣而今之仲江非昔之仲江也浣之哉浣之哉

送袁用和赴彭澤教諭詩序

劉祖桂芳遠袁梅瑞用和皆吾故人子也相繼為彭澤教諭昔芳遠之行也予既贈之以言今用和又行而里

中諸友咸為賦詩予於是序其端曰桂之芳也以秋華
梅之和也以夏實士之重於世惟其華與實而已矣彭
澤淵明仕國也往仕于彼者其亦想淵明之遺風乎淵
明千載士也有華焉有實焉其實也事業不及試其華
也文章猶有傳玩其華可與王風楚騷相上下究其實
當與子房孔明相後先然其為詩也冲澹華而不衒如
絅裏之錦讀者莫知其蔵絢麗之美也其為人也隱退
實而不沽如匣中之劍論者莫知其負經濟之畧也然

則淵明之華之實知之者鮮矣彭澤當此時沈㝠一世豪空餘詩話工落筆九天上知淵明之實之華莫豫章黄太史若也予今之為用和言者猶言之為芳遠言者也亦惟曰師淵明而已華其華實其實立名立功光國使時其不以此與若曰靖節徵士高人也何敢企而望則非所以尊已也尚無然哉尚無然哉

送林鴈山序

孟子將遠行人餽之則受曰行必以贐也獨怪公西使

齊之役非遠行乎冉子嘗為有請矣然請粟而與釜請益而與庾與者若有所靳何也以子華肥馬輕裘之富不必資於人也士君子辭受取予何常夫固各有當爾當時魯鄒齊宋閒其行遠不過千里令教授鴈山林君謁選如京師歷揚徐青兗而冀涉湖江淮濟而河非止千里之遠也家徒四壁囊無一錢非有肥馬輕裘之富也舟車之費餳舍之給何所從出哉青谿陳君為之請於人持是以往必有與粟五秉而餽金七十鎰者君其

受之勿辭

送李庭秀序

湖北廉訪使程公論詩論文法度甚嚴於人無所不容而慎許可大德六年秋余過武昌訪士於公公曰居於斯者其游於斯者有番易李英庭秀一日解后與語異之問其鄉里曰番易因疑其為李君也審其姓名果然翌日造其所寓語移時益知君之為可愛可敬也君任武昌學正會朝廷遣官定西廣選選為韶州教令之教

官凡學正及書院長滿三年自可執左券取非其才非其望者十七八嶺南僻遠得如斯人掌教事不當為君賀為韶之士賀余行卒卒不獲磬君之底裏而私喜程公之知人公喜教官之得人又喜韶之士有所宗也是以不能已於言

贈相士葉秋月序

余不善相人而善相相人者秋月葉道人相人多矣余相相人者亦多矣每見相人者以人形貌如是如是則

云是可貴是可富是可福且壽其不中是則反是驗或十一二而不悉驗竊意古之善相人者不然今道人之相人也亦不然余如是知道人有道眼非肉眼也其號於人曰秋月也宜哉

送李文鄉序

古之仕者三後世行可之仕幾於無而際可之仕亦或鮮矣大率皆公養之仕也夫既曰公養則有親者凡以為其親而已於養不便不仕可也蓋人之大倫五父子

其首也孝於父斯可移於君自非貴戚大臣身繫社稷安危膺託孤寄命之重不得不以公義奪私情苟守一官一職去就繇已而諉曰委身爲國不顧其私雖曰不負榮吾不信也余猶記數十年前仕而少虧於子道清議不容不以人類比數坐是終身淪廢者有焉而竊怪海宇混同以來東西南北之相去地理遼絕有違其鄉而仕遠方者於其親也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餘年而不一省不惟安否之問甘旨之供闕至有畜妻抱子

新美田宅於它所而其親自營衣食自給繇役於家窘窮勞苦而莫之卹老矣而無歡或不幸永訣而不相聞甚者聞而不奔又甚者匿而不發飲食衣服言語政事揚揚如平時噫是豈獨無人心哉其淪染陷溺之深而然與其未嘗講聞禮經之訓而然歟可哀也已邇來國典許人子以終養終喪此孝治天下之第一事也頗風流俗之中能自拔者誰乎饒陽李文卿溫溫有君子之德其家七世不分異其太母逮見玄孫年九十九而終

其父年踰八十文卿佐漣海兩州戎幕力請解官歸養期年而後遂買舟北渡於是兩州人士及見者聞者莫不為詩文以褒美之夫文卿是舉人子之所當然然行之於人所鮮行之時亦其天資之粹卓然有以自拔於世也歸侍其親諸弟諸子諸孫林林乎其前一家自為師友即論語孟子周公所制之禮戴氏所輯之記漢魏唐宋諸儒之註疏論說杜氏通典司馬氏書儀及刑統等書參稽熟究見古聖先王禮律所載所議其與今日

國典異世而同符緣是悲人子事親之道則立身揚名將俾天下後世聞風而想慕不但二三子區區之襃美云爾

贈王士温序

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凡未仕必學學以明義理仕以行政事所明者本所行者用也本之所培者深則用之所達者優予處國子監時令平章政事王公伯弘之子思恭為國子學生予去官七年道過金陵而思恭為行御

史臺掾學于國學者學義理也仕於憲臺者學政事也朝廷大臣苟欲官其子即日可躋崇顯不待議而陞也平章公固抑其子俾就勞職躬細務此其遠識豈常流所能及哉思恭質粹美行醇謹無貴游驕惰之態學之所造仕之所到未可量也然古人十五入大學四十始仕所以培其本者久令人學之日速則學必數倍其功數倍其功雖仕亦不可以廢學也予在京見平章公在此見中丞趙公位既穹年既耆而且孳孳焉好學不倦

況子年猶少也位猶下也其力於學當何如也義理非可以淺窺政事非可以易視詎可以粗有所知粗有所能而自足乎子之在家也日侍平章公令之在官也日親中丞公宜必有所視効而興起矣平章為國之良臣思菾為家令子人之所屬望也其將何以塞斯人之望哉復有請於予焉予不可以無言也

贈鄭子才序

古之治經者先小學唐昌黎韓子亦言為文宜略識字

益不通字義則訓詁失真用字失當此治經為文者之所以尚字學也自隷書盛行筆史惟簡便是務類知有今無復知有古矣刀筆工為人刻姓名印章獨不可廢倉頡籀斯三體之文然亦依隨舊刻往往襲舛踵訛孰能正之哉建康鄭子才業此技三世矣士大夫多與之交非徒取其刀刻之精也所作之字分合向背擺布得宜上下偏傍審究無誤於用力也見其藝之工焉於用筆也見其識之通焉藝工而識通求之治經為文之儒

或未至此予之進之豈敢直以工師視之而已哉

贈周文暐序

大德庚子朝廷用薦者言授某應奉翰林文字命既下明年春郡太守學官將勑命詣門畀付與俱來者周文暐也泰定丙寅予以翰林學士告老家居文暐再過予相别二十有六年矣前之郡太守學官各已物故獨予及文暐無恙文暐昔年未三十今踰五十矣困瘁不得志其少也嘗從技藝人赴闕多傳奇方秘術後試吏不

樂為醫官又不樂而受道所一職非其意也葢頗知畏法安分不汲汲於嗜進貪利值命竒蹇是以成之艱予無勢權貨財足以振之裕之閔其未通惟永嘆而已其去也書此與之别

贈羅以芳序

新建教諭袁梅瑞用和亹亹言羅烈以芳之學之行訓導于縣學三年而歸養其親退然自守充然自得無一豪外慕意諸贈言者亦稱其為人而惜其未有以進身

予謂其學其行如今所聞益不待卜筮而知其必遇必達也豈以無由進身爲患哉惟以劳益勵其學行韞玉而待賈藏器而待時未有玉美而不沽器成而不獲者也

送王東野序

吉永新王氏世執醫伎而東野始以發身提領官醫自州而路比至京師因貴近上其名遂得給事聖宫游膺寵錫㣲政院請立廣惠局以濟民病實自東野倡其議

被恩命受同提舉官又陞提舉官一時榮遇有如此者其後局廢東野不復仕年六十三將其帑歸故鄉予覩曏進之人舍舊者必圖新出此者必入彼有所未饜則顧而之它奔走伺候無休息時鑽刺鑄縫營求百端以僥倖於萬一孰肯輕去名利都府而退就田里也哉今東野未耋老而知止足之分迴車復路以修其初服脫然無所係戀超超乎有高尚肥遯之風其賢於人遠矣東野所受賜賚不貲悉以買田贍其鄉之醫學家藏集

驗方鍐木以傳夫財者人之所秘而皆不私諸已其用心之廣為何如儒流或未之能而醫流能之予所以再三嘉歎而於其歸也書以為贈

送樂順序

宜黄樂順譚蒙俊士也及門請學而曰欲學易夫易昔夫子所以教門弟子無非日用常行之事使之謹勑於辭色容貌之閒敦篤於孝弟忠信之行其於書於詩於禮益常言之而言及易者鮮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夫子自

道也是時夫子年幾七十矣夫以生知之大聖猶必年幾七十而後學易則知易之不易學也子貢之在聖門聰明顓悟下顏子一等而超乎七十子之上凡夫子言所未言往往能以意測之而得其旨然且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也年甫逾於弱冠而學夫子年幾七十而後學之經資雖或可以語上而遽欲聞子貢之所不得聞何哉大槩古之學者切己而務實非以罔世而取名也姑欲為其所難以稱號於人不幾於

僞乎夫誠而學學而不得者有矣未有學之以僞而可得者也果誠有志於學歟則有其道循序漸進毋躐等毋陵節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及其深造而自得則視世俗之圖小成徼近利者相去萬萬矣雖然易豈終不可學哉易之爲易具於心備於身反而求之在我不在書邵子於羲卦之畫極乎大道之微程子於周經之辭該乎人事之顯啓蒙明邵之已明本義啓程之未啓占法粗見於春秋内外傳象例略露於唐李氏所集虞翻等

說若夫窮神知化之與夫子發之朱子釋之亦既粗且詳焉總是數家信其是訂其非融會貫通殊萬同一本之於身心證之於天地非學入聖域與造化同流者未易至此嗚呼此豈可以偽為也哉二生欲學之乎學之必以其道順之歸其以予言告蒙也

吳文正集卷三十一